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梁書卷一百一十五 陳書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司馬 光奉 勅編集

陳紀五 起玄默執徐盡開 逢敦州九三年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太建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為左僕射中

書監王勵為右僕射 己巳齊主祀南郊 庚午上享

太廟 辛未齊主贈琅邪王儼為楚恭哀帝以慰太后

心又以儼妃李氏為楚帝后 二月癸酉周遣大將軍

昌城公深聘於突厥司賓李除小賓部賀遂禮聘於齊

深 深之子也 己卯齊以簡菩薩為太尉 辛巳以并

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為尚書左僕射 乙酉封皇子叔
姬為建安王 庚寅齊以尚書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

侍中祖珽為左僕射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珽欲以陸
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宜謂人曰陸雖

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
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初

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摠屬相府太祖殂皆受
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待衛盛

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負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
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

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

陳宣帝

有變公空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
顛之美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
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旣王官可依朝例無煩
別參寡人也自是踈之衛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
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
乃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
原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神舉顯和之子孝伯
安化公深之子也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后
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
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
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况今人朝願更啓請因

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
酒誥夫事帝以上班自後擊之護踏於地帝令宦者何
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躍
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帝召宮伯長孫覽
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
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
威并柱國北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
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
中殺之覽維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貞等諸將多不自安
侯龍恩爲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
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

權豈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
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閒言於護曰公以骨肉
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
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佗志邪又聞其先與
龍恩言陰已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
植為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冢宰雍州牧齊公憲
素為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
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
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慰
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已憲固請
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

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
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齋爾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
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
元以宇文孝伯為車騎大將軍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
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
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
護弗之疑也以為右侍上士出入卧内預聞機務孝伯
為人沈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帝
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度季
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空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
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迥為太師柱

國書職爲太傅李穆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
爲大司徒陸通爲大司馬柱國辛威爲大司寇趙公招
爲大司空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
借齊公憲雖遷家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
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
習生常愚者謂馮憲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
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
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空輔以正道勸
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
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畢盡
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

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
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
夏四月周遣工部成公建小禮部辛彥之聘於齊

庚寅周追尊昭陽公為孝閔皇帝 癸巳周立皇子魯

公贇為太子太赦 五月癸卯王勸卒 齊尚書右僕

射祖斑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
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
息兵馬處分趙令恒與吾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
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斑
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斑在內省言
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斑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

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
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
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
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右無寵
斑因而閒之光弟羨為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
善治兵士馬精彊鄣候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
長子武都為開府儀同三司梁充二州刺史光雖貴極
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
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
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濠營舍未定終不
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

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榦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班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美奏之帝以問班班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班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班又見帝請開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爲

無此理班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執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班告之欲召班恐其不從命班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罾其頸

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怕伽祖斑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斑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斑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效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斑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空爲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挑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裹甲馬有汗室閉城門羨曰敕使豈

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為懼表
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
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辨
世酉皆死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祖斑與侍中高元海
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
告斑斑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珩漢
人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斑與廣寧王孝珩交結
由是中止斑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
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斑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
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
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斑自是專主機衡

摠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
扶持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
臣莫比 秋七月遣使如周 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
律氏爲庶人以任城王潛爲右丞相馮翊王潤爲太尉
蘭陵王長恭爲大司徒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
延宗爲大司徒 齊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 辛未周
使司城中大夫杜杲來聘上謂之曰若以合從圖齊空
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弊邑之利必須城鎮空
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 初齊胡太后
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
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爲昭儀又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

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
今萱結為姊妹今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
祖斑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己丑齊以北平王

仁堅為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為
右僕射 癸巳齊主如晉陽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辛亥大赦

冬十月庚午周詔江陵所虜充官口者

悉免為民

辛未周遣小匠師楊騷等來聘 周綏德

公陸通卒

乙酉上享太廟

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

為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

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閒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

術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畏而惡之

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寶帳爰
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
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
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
氏爲左皇后 十一月庚戌周主行如羌橋集長安以
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宮以趙公招爲大
司馬 壬申周主如斜谷集長安以西諸軍都督以上
頒賜有差丙戌還宮 庚寅周主遊道會死以上善殿
壯麗焚之 十二月辛巳周主祀南郊 齊胡后之立
非陸令萱意今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
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

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禮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
立剃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爲庶人然齊主猶思之
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壹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
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壹則自
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迹屏氣
殺生與奪唯意所欲 乙巳周以柱國田弘爲大司空

乙卯周主享太廟

是歲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

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爾
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爲步離可
汗居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
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爲寇爭厚

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
於貧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神武公竇毅尚襄陽公王
生女尚幼密言於帝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彊願舅抑
情慰撫以生民爲念帝深納之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爲右僕射 戊
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摠知外兵及
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
韓長鸞爲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蟲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
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
寶行寶信皆尚公士每羣臣且參帝常先引長鸞顧訪
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事皆附長鸞奏

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諧訐
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敵人之勢朝士咨
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
之 庚辰齊遣崔象來聘 辛巳上祀南郊甲午享太
廟二月辛丑祀明堂 乙巳齊立右皇后穆氏爲皇后
穆后母名輕霄本穆氏之婢也面有黥字后旣以陸令萱
爲母穆提婆爲外家號人言萱曰太姬太姬者齊皇后母
號也視一品班在長公主上由是不復問輕霄輕霄自
療面欲求見后太姬使禁掌之竟不得見齊主頗好文
學丙午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
待詔以中書侍郎博陵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

同判館事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覽 甲寅周太子贊巡

省西土 乙卯齊以北平王堅錄尚書事 丁巳齊主

如晉陽 壬戌周遣司會侯莫陳凱等聘於齊 庚辰

齊主還鄴 三月己卯周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

周王詔曰在德不在瑞 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

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

可共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

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

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

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

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

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濛甄出歷陽 夏四月己亥周
主享太廟 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與齊師戰於大
峴破之 戊申齊以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南陽王綽爲
大司馬安德王延宗爲太尉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
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 齊人於秦郡置秦州
州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爲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
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文季靈洗之
子也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
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
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
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

陽庚申黃澤薨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閒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

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
子也文宗子師爲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
龍見當雲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
初見禮當雲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
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旣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
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
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辛酉戰于呂梁
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
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
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
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發弓未發

摩訶遙擲銃覲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
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
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
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
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
拒陳師復以廬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譙太守
徐慢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
戌徐慢克廬江城歷陽窘賊赴之降黃澤蕤緩之則又拒
守澤蕤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
肥望旗請降澤蕤悉不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
丁丑周以杜國侯莫陳瓊爲太宗伯榮陽公司馬消難

爲大司寇江陵揔管陸騰爲大司空瓊崇之弟也 巳

卯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濛襲徙鎮歷

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內史

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蕪城戊子又克譙

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帝以秦郡吳明

徹之鄉里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人

榮之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執政

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羨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

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爲政治之

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

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

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右黨爲
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
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
毀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
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沖不問瑛日以益踈諸官
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嘿不對三問乃下
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
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犬是姦臣人寔難知老婢
應死帝令韓長鸞爲檢案長鸞爲素惡瑛得其詐出敕受賜
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瑛侍中僕射出
爲北徐州刺史瑛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栢閣瑛

坐不肯行長鸞為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為
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孝言韶之
弟也初祖瑛執政引孝言為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
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
孝言氣色揚揚以為己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
眾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
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瑛
逐而代之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邛山之捷
威名太盛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及代
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願問之曰
王受朝寄何得如此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邛山之

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
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相願
曰王前既有功今復告捷聲威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
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歎曰
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齊主遣使醢殺
之 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灞口城乙巳任忠克
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沐陽郡並弃城走 壬子周皇孫
衍生 齊主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以高阿那肱
為司徒 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馬
湛佗克新蔡城 丙辰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王紘聘於
周 癸亥黃灤氈克合州吳明徹進攻仁州甲子克之

治明堂

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騫將兵二

萬救齊昌出自巴嶺遇西陽太守汝南周炆炆留羸弱

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

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

奔城走周炆克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

主以城降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

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

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

眙城降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

降戊午平固戾敬恭等克晉州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

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甲戌齊安城降丙子左

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 壬午周太子贊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王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歛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前遲遲運為右宮正運迴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

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癸未沈君理卒 壬辰晦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冬十月甲午郭默城降 己亥以特進領國子祭酒周弘正爲尚書右僕射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爲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爲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効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

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爲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往還須稟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爲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摠署聲言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合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

男下蠶室沒入貨產癸卯遂如晉陽 吳明徹攻壽陽
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
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
前屯於淮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眾數十萬去壽陽
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
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
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
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左
丞李騶駱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
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敕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
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

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歔不能仰視爭爲之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槩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爲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帝即大喜酣飲鼓舞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戊丁未齊遣兵萬人至潁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破之齊主以皮景和金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丙辰

詔以壽陽復爲豫州以黃城爲司州以明徹爲都督豫
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
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
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
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澤
麋爲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
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胸山城辛巳
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以廣達
爲北徐州刺史鎮其地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
其州城祖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
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璽忽令鼓譟震天

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琨令錄事參軍王君植
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旨謂其必
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琨且
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
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
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漆舌謝馬孚稱魏室忠臣
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揔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
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違萇弘之責至使身沒九泉
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
橫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
悲田之客陵爲之啓上十二月壬辰朔并熊曇朗等首

皆還其親屬瑒瑒瑛琳於八公山則義故會葬者數千人
瑒聞道奔齊別議迎葬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
送其柩於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謚曰忠
武王給輜輶車以葬之 癸巳周主集羣臣及沙門道
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
乙未譙城降 乙巳立皇子叔明爲安都王叔獻爲
河東王 壬午任忠克霍州詔徵安州刺史周炅入朝
初梁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詔仍舊任及炅入朝龍
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景安將兵
應之詔以炅爲江北道大都督摠衆軍以討龍升斬之
景安退走盡復江北之地 是歲突厥求昏于齊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周齊公憲等七人進爵爲王 己

巳周主享太廟乙亥耕籍田 壬午上享太廟甲申廣

陵金城降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乙未齊主還鄴

丁酉周紀國公賢等六人進爵爲王 辛亥上耕籍

田 齊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本高氏養子驍勇得邊

鎮人心齊主使嬖臣斫骨光奔至州光弁不禮於思好

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側之惡進軍至陽曲自號大

丞相武衛將軍趙海在晉陽掌兵蒼猝不暇奏矯詔發

兵拒之帝聞變使尚書令唐邕等馳之晉陽辛丑帝勒

兵繼進未至思好軍敗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桃枝

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先是有人告思好謀

反韓長鸞為女適思好子奏言是人誣告貴臣不殺無以
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告者第伏誣闕下求贈官長鸞為
不為通丁未齊主還鄴甲寅以唐邑為錄尚書事 乙

卯周主如雲陽宮

丙辰周大赦

庚申周叱奴太后

有疾三月辛酉周主還長安癸酉太后殂帝居倚廬朝
夕進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命太子摠釐庶政衛
王直譜齊王憲於帝曰憲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帝曰吾
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當愧之
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它
人 夏四月乙卯齊遣侍中薛孤康買帛於周且會葬
初齊世祖為胡后造珠裙袴所費不可勝計為火所焚

至是齊主復爲穆后營之使商胡齎錦綵二萬與平使
偕往市珠周人不與齊主竟自造之及穆后愛衰其侍
婢馮小憐大幸拜爲淑妃與齊主坐則同席出則並馬
誓同生死 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周主
跣行至陵所辛酉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
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尊前典以申罔極
百僚空依費令旣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
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庚午齊大赦 齊
人恐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以備之 丙子周
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
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六月壬辰周弘正卒

壬子周更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布泉並行 戊午

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 秋七月庚申周主如雲

陽以右宮正尉遲運兼司武與薛公長孫覽輔太子守

長安初帝取衛王直第為東宮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

府署無如意者末取廢陟岵寺欲居之齊王憲謂直曰

弟子孫多此無乃褊小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子孫

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對衆撻之直積怨憤因帝在

外遂作亂乙酉帥其黨襲肅章門長孫覽懼奔詣帝所

尉遲運偶在門中直兵奄至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

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不得入縱火焚門運恐火盡直

黨得進取宮中材木及牀榻以益火膏油灌之火轉熾

父之直不得進乃退運帥留守兵因其退而擊之直大
敗帥百餘騎奔荊州戊子帝還長安八月辛卯擄直廢
爲庶人囚於別宮尋殺之以尉遲運爲大將軍賜資甚
厚丙申周主復如雲陽 癸丑齊主如晉陽 甲辰齊
以高勳爲尚書右僕射 九月庚申周主如同州 冬
十月丙申周遣御正弘農楊尚希禮部盧禮來聘愷柔
之子也 甲寅周主如蒲州丙辰如同州十一月甲戌
還長安 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爲右僕射度
支尚書孔奐爲吏部尚書瑒冲之子也時新復淮泗攻
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鑒精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
皆悅服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屢諷有司求爲三公奐

曰衮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以白帝帝曰始興
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爽曰臣之所見
亦如聖旨 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喜爲殘虐嘗出行
見婦人抱兒奪以飼狗婦人號哭綽怒以兒血塗婦人
縱狗使食之常去我學文宣伯之爲人齊主聞之鎖詣
行在至而省之間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蠟於器置
俎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蠟一斗比曉得三二升
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噉不
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大有寵
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疾之是歲出爲齊州刺史
將發使人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濫不可赦帝不忍明

誅使寵胡何猥薩與之手搏搯而殺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高宗宣皇帝中之上

齊書高宗本紀

光奉

勅編集

陳紀六

起隋蒙協洽盡系北周

凡二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上

太建七年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癸酉周主如同州

乙亥左衛將軍樊毅克潼州 齊主還鄴 辛巳上

祀北郊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戊申樊毅克下邳

高柵等六城 齊主言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

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

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爲帝

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爲新
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
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鑿
晉陽西山爲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
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爲脩德好自彈琵琶爲無
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
林園立貧兒村帝白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又
寫禁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關寵
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
鄧長顓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各引親黨
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爲姦效諂蠹政害民舊

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
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
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
中常侍數十人乃至徇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
鬪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幸朝夕娛侍左右一戲
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
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為貪
縱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待
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
侵互有勝負徒損丘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
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

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閒隙不因
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
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
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
力窮讎敵有豐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
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鶚又募山
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
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
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
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
爲後圖未即大舉空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鶚以北萬春

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
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
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
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
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
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
亡可待然後乘閒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勾踐亡吳
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
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
銳養威觀釐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弁也書奏周
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

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翹孽其折衝之
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
也帝大笑三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
豐 丙寅周主還長安 夏四月甲午上享太廟 監
豫州陳桃根得青牛獻之詔遣還民又表上織成羅文
錦被各二百首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庚子齊以中書
監陽休之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壬辰以尚書右僕射
王瑒爲左僕射 甲戌齊主如晉陽 秋七月丙戌周
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畿伯下大夫長安
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
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主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

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
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
若爲將領陳無不破丁卯周主還長安先是周主獨與
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駟二詣
安州摠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之知丙子始召大將軍
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榮
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爲前二軍摠管越王盛周
昌公侯莫陳崇趙王招爲後二軍摠管齊王憲帥衆二
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寧公薛迥將舟師二萬自渭入
河梁公侯莫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衆
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誼盟之

兄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張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疆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宏泉之弟也壬午周主帥衆六萬直指河陰揚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 八月癸卯周遣使

來聘

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

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

城縱火船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傳伏自永

橋夜入中渾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渾二旬不下洛州

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

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

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

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傳伏謂行臺乞伏貴

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

許齊王憲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弃而

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二司韓正守之正尋以

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庚辰齊以趙彥深爲司徒
斛阿列羅爲司空 閏月車騎大將軍吳明徹將兵擊
齊彭城壬辰敗齊兵數萬於呂梁 甲午周主如同州
冬十月己巳立皇子叔齊爲新蔡主叔文爲晉熙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以王瑒爲尚書左
僕射太子詹事吳郡陸繹爲右僕射 庚午周主還長
安

八年春正月癸未周主如同州辛卯如河東涑川甲午
復還同州 甲寅齊大赦 乙卯齊主還鄴 二月辛
酉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上開府儀同大
將軍王軌宮正宇文孝伯從行軍中節度皆委二人大

子仰成而已 齊括雜戶女未嫁者悉集有隱匿者家
長坐死 壬申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為司空 二
月壬寅周主還長安夏四月乙卯復如同州 己未上
享太廟 尚書左僕射王瑒卒 五月壬辰周主還長
安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辛亥周主享太廟 初
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為詹事令管記陸瑜
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
綺之寶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帝
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
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
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

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
宜爲太子詹事免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
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攄爲詹事攄數之
曾孫也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爲左僕射帝欲以孔
奭代繕詔已出太子沮之而止更以晉陵太守王克爲
右僕射頃之攄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
太子亟微行遊攄家上怒免攄官 周利州刺史紀王
康驕矜無度繕脩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止之康
殺融丙辰賜康死 丁巳周主如雲陽 庚申齊空陽
王趙彥深卒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以溫謹著稱旣
卒朝貴典機密者唯侍中開府儀同三司斛律孝卿一

人而已其餘皆嬖倖也孝卿羌舉之子比於餘人差不

貪穢 秋八月乙卯周主還長安 周太子伐吐谷渾

至伏侯城而還宮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於太子太子

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

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

譴太子復召譯獄狎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

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儼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

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

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

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赦東宮官屬錄太

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脩飾由是

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
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
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
陛下怕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爲憂帝以問
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官未聞有過旣退軌讓弼曰平
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及覆弼曰此公
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
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
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
宴上壽將帝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
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

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老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
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
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
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
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
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
以軌等言爲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
不廢 丁卯以司空吳明徹爲南兗州刺史 齊主如
晉陽營鄆宮 九月戊戌以皇子叔彪爲淮南王
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
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

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忍貽後悔前
出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
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
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
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馮義裁
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
揚堅爲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亮崇爲左
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獮
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雋公
直勤敎儲侍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孽倖惡而代
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于汾曲遣齊王憲將

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
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
齊子嶺焉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涼城公辛韶
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
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諡
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
守相貴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
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
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
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衆應之未明周
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

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
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
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
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
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王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王
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
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鷄栖源伐
栢爲菴以立營椿廣之弟也癸酉齊王分軍萬人向千
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鷄栖原宇文盛遣
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
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王召

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栢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
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申戌周以
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
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
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
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
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
愚士無關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軍正京兆
王韶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
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
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爲後拒齊師

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
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
平陽晝夜攻之城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
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
彥忼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
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
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
涑川遙爲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
將士乘勢欲入齊王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
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
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

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摠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箭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

周主欲薄齊師礙整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整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

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
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
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
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
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車資器械數
百里間委弃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
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
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
取皇后服御捍翟等至是遇於中塗齊主爲按轡命淑
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
王須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周主以

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爲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空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爲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尙那

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餘衆保洛女砦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爲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乙卯齊主詔安德王延宗廣寧主孝珙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摠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

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
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
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
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寧主孝珩襄城
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
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爲柱國空州刺史下詔
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
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
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爲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
原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
禪諸司咸歸尚書惟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邕官至錄尚

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
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
摠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詢稟邕自以宿舊
習事爲孝卿所輕意甚鬱鬱及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
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
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武
平孱弱政由宦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
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爲宰
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干子右衛大將軍
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爲將帥敬顯貸文之子
也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

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
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
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
乘室攘袂投輓石以禦敵已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
入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
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
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
是奮鬪大稍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干子段
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
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
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

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
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
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爲亂兵
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鬚者不得時齊人旣捷入坊飲
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
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
此今僞主奔波關東蹙振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
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
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柰何棄之而去齊王憲
柱國王蒞亦以爲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
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克

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
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
怨惡直爲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
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爲司
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湝曰
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
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
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
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旣克晉陽召
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
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

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

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爲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湑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散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愴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

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勣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宦官儀同三司苟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彘縱鷹犬搏噬取之勣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勣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勣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勣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

差周王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
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
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
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齊王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
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
恐懼莫有闔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勳曰今之叛者
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以上家屬置
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顓惜妻子必
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
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
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高宗皇帝 陳紀七 起除圍作靈盡屠 司馬 光 奉 勅編集

陳紀七

起除圍作靈盡屠
維大淵獻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下

太建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
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爲太上皇帝皇太后爲太皇
太后皇后爲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爲太宰司徒莫
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
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
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

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覘周師出塗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世辯粲之子也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道衡孝通之子也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辛卯上祭北郊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

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谷三
藏守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
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
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
鍾遺之世榮得卽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
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
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弃母不孝也
外爲僞朝勸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
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
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長樂能安生博
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

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
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
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
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
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度
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爲湝
詔尊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
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即詣鄴周主詔去年大
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
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
聞并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求業爲上柱國

封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總管齊上皇留胡太
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與穆后
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顥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
田鵬鸞馬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
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
竟折四支而死亡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
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
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
至青州上皇畫囊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
走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
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諡并為改

葬子孫各隨蔭叙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
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
園三臺並可毀撤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
田各還其主 二月壬午上耕籍田 丙午周主宴從官
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
賓禮見之齊廣寧主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
潛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
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爲手書招潛潛不從憲軍至趙
州潛遣二謀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
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
潛書曰足下謀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

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
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
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
陳遂以衆降相願潛心腹也衆皆駭懼潛殺相願妻子
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寧王孝珩
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
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
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傳藥禮遇甚
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
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
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惡善用兵多謀略

得將士心齊入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按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大半突厥悅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

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
傳伏營州刺史高寶寧未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
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二萬二千五百高
寶寧者齊之踈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
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摠管府相并二州
各置宮及六府官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
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處永
安於吐谷渾使者之下永安言於佗鉢曰今齊國旣亡
永安何用餘生欲閉氣自絕恐天下謂大齊無死節之
臣乞賜一切以顯示遠近佗鉢嘉之贈馬七十四匹而歸
之梁主入朝于鄴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

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饑設九饋九介受享於廟三公
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饗致享皆如古禮周主與梁主
宴酒酣周主自彈琵琶梁王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絃
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賜賚甚厚乙卯周主自鄴
西還三月壬午周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
若竒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周主之擒尉相貴
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爲行臺右
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
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爲信伏不受
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
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

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佗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繹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爲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繹於前

列其王公等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
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
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
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
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
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
李德林名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
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亶陵毅對曰臣聞麒麟
鳳皇爲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
用豈如德林爲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已
巳周主享太廟 五月丁丑周以譙王儉爲大象宰庚

辰以把公亮爲大司徒鄭公達奚震爲大宗伯梁公夔
莫陳芮爲大司馬應公獨孤永業爲大司寇鄭公韋孝
寬爲大司空己丑周主祭方丘詔以路寢會義崇信舍
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
踰清廟悉可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
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
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佗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六月丁卯周主東巡秋七月丙戌幸洛州八月壬寅議
定權衡度量頒於四方初魏虜西涼之人沒爲隸戶齊
氏因之仍供厮役周主滅齊欲施寬惠詔曰罪不及嗣
古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百代不免罰

既無窮刑何以措凡諸雜戶悉放爲民自是無復雜戶
甲子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
彰有德若五品時叙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
非實錄命焚之九月戊寅周制庶人已上唯聽衣綢綿
網絲布絹綾紗絹緇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
不拘此制冬十月戊申周主如鄴上聞周人滅齊欲
爭徐兗詔南兗州刺史司空吳明徹督諸軍伐之以其
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
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
守明徹圍之帝銳意以爲河南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
人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怒以爲沮

衆出爲豫章內史未行有飛章劾景歷在省贓汙狼籍
坐免官削爵士 周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周主服練哭
於太極殿百官素服 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
穆提波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
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
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
土皆死於邊高周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
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齊后妃貧者
至以賣燭爲業 十一月壬申周立皇子衍爲道王允
爲蔡王 癸酉周遣上大將軍王軌將兵救徐州 初
周人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奔甲仗未暇收

歛稽胡乘閒竊出並盜而有之仍立劉彞升之孫沒鐸
爲主號聖武皇帝改元石平周人旣克關東將討稽胡
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曰步落稽種類旣多又山谷險
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周主
從之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諸軍討之至馬邑分道俱進
沒鐸分遣其黨天柱守河東穆支守河西據險以拒之
憲命譙王儉擊天柱滕王道擊穆支並破之斬首萬餘
級趙王招擊沒鐸擒之餘衆皆降周詔自永熙三年
以來東土之民掠爲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沒爲奴
婢者並放爲良又詔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
三人此外皆減之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

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陳步涉山谷人所不堪無
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
爲之死 己亥晦日有食之 周初行刑書要制羣盜
臧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頭以上皆死 十二月戊
申新作東宮成太子徙居之 庚申周主如并州移并
州軍民四萬戶於關中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 高寶
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
平以寶寧爲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春正月壬午周主幸鄴辛卯幸懷州癸巳幸洛州
置懷州宮 二月甲辰周譙孝王儉卒 丁巳周主還

長安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

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
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怛懼譙州刺史蕭摩訶言
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尚未立公
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
若立則吾屬必爲虜矣明徹奮鬪曰塞旗陷陳將軍事
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
遂斷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而去馬主
裴子烈曰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前遣馬出時明
徹苦背疾甚篤蕭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
若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輦徐行摩訶
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

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軍既多吾爲撫督必須身居其
後相帥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馬
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葦以入淮至清口
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
之衆潰明徹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
於周蕭摩訶以精騎八千居前突圍衆騎繼之比旦達
淮南與將軍任忠周羅暎獨全軍得還初帝謀取彭汴
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木輯周氏始
吞齊國難與爭鋒且弃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
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養兵結好斯
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即日

召蔡景歷復以爲征南諮議參軍周主封吳明徹爲懷
德公位大將軍明徹憂憤而卒 乙丑周以越王盛爲

大冢宰 三月戊辰周於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二

宮 甲戌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襍髮仍裁

爲四脚 丙子命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

爲大都督摠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孫瑒都督荊郢諸

軍平北將軍樊毅都督清口上至荆山緣淮諸軍寧遠

將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諸軍以備周 乙酉大

赦 壬辰周改元宣政 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

殺掠吏民 戊午樊毅遣軍度淮北對清口築城壬戌

清口城不守 五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

國原公姬願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癸巳帝不
豫留止雲陽宮丙申詔停諸軍驛召宗師宇文孝伯赴
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
夜授孝伯司衛上大夫摠宿衛兵又令馳驛入京鎮守
以備非常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
六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爲皇太后宣帝始
立即逞奢侈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
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爲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
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己未葬武
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内外公除帝及六宮皆
議即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葬期既促事訖即除

太爲汲汲帝不從帝以齊場王憲屬尊位重已之謂字
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
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
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
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疎之乃與
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
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爲太
師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
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自辨理
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
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

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帝召憲僚屬使
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有司以
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
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巨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
帝既誅憲而無名乃去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以
于智爲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

氏爲皇后

辛巳周以趙王招爲太師陳王純爲太傅

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爲得天助幽州人盧
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
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擅管出兵在

外欲乘虛籠冀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
半爲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
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
聞昌期死還據和龍 秋七月周主享太廟丙午祀園
丘 庚戌周以小宗伯斛律徵爲大宗伯壬戌以亳州
總管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癸亥周主尊所生母李
氏爲帝太后 八月丙寅周主祀西郊壬申如同州以
大司徒杞公亮爲安州總管上柱國長孫覽爲大司徒
揚公王諲爲大司空丙戌以柱國永昌公椿爲大司寇
九月乙巳立方明壇於婁湖戊申以揚州刺史始興
王叔陵爲王官伯臨盟百官 庚戌周主封其弟元爲

荆王 周主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 甲寅上幸
婁湖誓衆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言
戒 冬十月癸酉周主還長安以大司空王誼爲襄州
摠管 戊子以尚書左僕射陸繕爲尚書僕射十一
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 十二月甲子周以
畢王賢爲大司空 己丑周以河陽摠管滕王道爲行
軍元帥帥衆入寇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
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爲
大前疑相州摠管蜀公尉遲迴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
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爲大後承周主之初立也以

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虐書所稱責貞矣肆赦謂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旣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爲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式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纒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官者奏之於是樂運與櫬

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以爲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
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羨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
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
須聞奏多附官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
其五高祖斲雕爲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
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獻
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誠不能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若不
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
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滅洪同死人
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閣
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

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
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為曾王
甲辰周主東廵丙午以許公宇文善為大宗伯戊午周
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為皇太子 二月癸亥上耕藉田
周下詔以洛陽為東京發山東諸州兵治洛陽宮常
役四萬人徙相州六府於洛陽 周徐州總管王軌聞
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
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疆寇欲
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
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
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

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須事帝使
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
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
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
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
不知皆爲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之爲太子也
上柱國尉遲運爲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
伯宇文神舉皆爲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已及軌
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柰何孝伯曰
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
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爲身計

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爲秦州總管七日帝託以齊王
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
王忠於社稷爲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
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
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時
宇文神舉爲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運至
秦州亦以憂死周罷南伐諸軍突厥佗鉢可汗請
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
高紹義佗鉢不從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
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
服旂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直納言御正

諸衛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天元既
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
更每對臣下自稱爲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令羣臣朝
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
己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額見侍臣弁上有
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
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
長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爲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
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毋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
變革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
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

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謂之天校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右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戊子周以越王盛爲太保尉遲迴爲大前疑代王達爲大右弼辛卯徙鄴城石經於洛陽詔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摠管並受東京六府處分二月庚申天元還長安大陳軍伍親擐甲胄入自青門靜帝備法駕以從夏四月壬戌朔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后吳人本出寒微生靜帝長於天元十餘歲踈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之乙巳周主祠太廟壬午大醮於正武殿五月辛亥以襄國郡爲趙國濟南郡爲陳國武當安富二郡

為越國上黨郡為代國新野郡為滕國邑各萬戶令趙
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迥並之國隨公楊堅
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
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
翻既翦何能及遠哉慶神舉之弟也 突厥寇周并州

六月周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

為大前疑柱國司馬消難為大後承 辛卯初用大貨

六銖錢 丙申周納司馬消難女為正陽宮皇后 己

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為天皇后太子改天元皇

后朱氏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

后凡四后云元氏開府儀同大將軍晟之女陳氏大將軍

山提之女也八月庚申天元如同州 丁卯上閱武於

大壯觀命都督任忠帥步騎十萬陳於玄武湖都督陳

景帥樓艦五百出瓜步江振旅而還 壬申周天元還

長安甲戌以陳山提元晟並為上柱國 戊寅上還宮

豫章內史南康王方泰在郡秩滿縱火延燒邑居因行

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上閱武方泰嘗從啓稱母疾

不行而微服往民間淫人妻為州所錄又帥人仗抗拒

傷禁司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免官削爵士尋

而復舊一壬午周以上柱國畢王賢為太師郇公韓業

為大左輔九月乙卯以鄴王貞為大冢宰以鄭公暉孝

寬為行軍元帥帥行軍總管杞公亮郟公梁士彥寇淮

陳宣帝

南仍遣御正杜杲禮部薛舒來聘 冬十月壬戌周天

元幸道會死大醮以高祖配醮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天

元與二像俱南面坐大陳雜戲令長安士民縱觀 甲

戌以尚書僕射陸繕為尚書左僕射 十一月辛卯大

赦 周韋孝寬分遣祀公亮自安陸攻黃城梁士彥攻

廣陵甲午士彥至肥口 乙未周天元如溫湯 戊戌

周軍進圍壽陽 周天元如同州 詔開府儀同三司

南兖州刺史淳于量為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都

督北討諸軍事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前豐

州刺史臯文奏帥步騎三千趣陽平郡 壬寅周天元

還長安 癸卯任忠帥步騎七千趣秦郡丙午仁威將

軍魯廣遠帥衆入淮是日樊毅將水軍二萬自東關入
焦湖武毅將軍蕭摩訶帥步騎趣歷陽戊申章孝寬拔
壽陽祀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辛亥又取霍州癸
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大都督總水步衆軍

丁巳周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 十

二月戊午周天元以災異屢覓舍仗衛如天興宮百官
上表勸復寢膳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外
命婦大列妓樂初作乞寒胡戲 乙丑南北究晉二州

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潁等九郡民
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
于周 周天元如洛陽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

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駟以從仍令四右方駕齊驅
或有先後輒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及於道 癸酉遣平
北將軍仇恪電威將軍裴子烈鎮南徐州開遠將軍徐
道奴鎮柵口前信州刺史楊寶安鎮白下戊寅以中領
軍樊毅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 己卯周天
元還長安 貞毅將軍汝南周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
相能叔堅譖之於上云其欲反上執其兄定州刺史法
僧發兵將擊法尚法尚奔周周天元以爲開府儀同大
將軍順州刺史上遣將軍樊猛濟江擊之法尚遣部曲
督韓劼詐降於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欲
叛還若得軍來自當倒戈猛以爲然引兵急趨之法尚

陽爲畏懼自保江曲戰而僞走伏兵邀之猛僅以身免
沒者幾八千人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新舊唐書讀本通鑑卷一百七十四

司馬 光奉 勅編集

陳紀八 上章因 敷一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上

太建十二年春正月癸巳周天元祠太廟 戊戌以左

衛將軍任忠為南豫州刺史督緣江軍防事 乙卯周

稅入市者人一錢 二月丁巳周天元幸露門學釋奠

戊午突厥入貢于周且迎千金公主 乙丑周天元

改制為天制敕為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為天元上

皇太后天皇太后為天元聖皇太后癸未詔揚后與三

后皆稱太皇后司馬后直稱皇后行軍摠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其子西陽公溫妻尉遲氏蜀公迥之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密謀龍襄辜孝寬并其衆推諸父爲主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龍襄孝寬營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辛卯立亮弟永昌公椿爲杞公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鉞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宮爲成天宮庚子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

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
間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
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彥
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大學博士西城何
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
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太皇后
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爲天中太皇
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
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
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雞及碎尾於車上觀其號
呼以爲樂 夏四月癸亥高書左僕射陸繕卒 己巳

周天元祠太廟己卯大雩壬午幸仲山祈雨甲申還宮
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樂迎候五月癸巳以尚書右
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僕射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四
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
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
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閣陳謝叩頭流血然
後得免后父前天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
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
神色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竒堅相
表傾心相結堅旣爲帝所已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
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

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天元將遣譯入
寇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
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且爲壽陽撫管以督軍
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爲揚州摠管使譯發兵會壽陽
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法駕幸
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傳陵劉昉素以校詔得
幸於天元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
之儀入卧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
幼冲以揚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御飾大夫
柳裘內史大夫杜陵韋暮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
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爲速爲之不爲昉自

爲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喪祭之孫也是日帝
殂祕不發喪昉諱矯詔以堅摠知中外兵馬事頗之儀
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
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
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
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
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旣
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
適突厥爲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
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
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丁未發喪

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涇洛陽宮作庚戌尊阿
史那太后爲太皇太后李太后爲太帝太后楊后爲皇
太后朱后爲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爲尼以漢
王贄爲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
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贄爲上柱國百官摠已以
聽於左丞相堅初受顧命使邦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
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摠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
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
譯議以堅爲大象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象宰堅
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
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即依此行

之以正陽宮爲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
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
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
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
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矚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入賁遂典
丞相府宿衛賁辯之弟子也以鄭譯爲丞相府長史劉
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
夫勃海高熲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
府遣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
成熲亦不辭滅族乃以爲相府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
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

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
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
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堅革
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
行之躬復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
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
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
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頴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
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
得下勉之堅以相州摠管尉遲迥位望素重恐有異圖
使迥子魏安公惇奉詔書男兒之會葬士子以上柱國韋

孝寬爲相州總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義爲相州刺史
先令赴鄴孝寬續進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士
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
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
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措之孫也六
月五王皆至長安 庚申周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
士精志者簡令入道 周尉遲迴知丞相堅將不利於
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迴遣其大都督賀蘭
貴齋書候韋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
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
藝爲魏郡守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爲藝黨於迴

不以實對孝寬怒將斬之藝懼采以迴謀語孝寬孝寬
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
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
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
與藝由是得免聖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迴諭旨密與
摠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迴聞之殺昶及裒集
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
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
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
以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迴乃自稱大摠管承制置
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迴奉以號令甲子聖

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爲行軍元帥郟公梁士彥樂安公
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文述武鄉公崔弘
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爲行軍總管以討迴
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
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歿與尉遲迴發喪尚希
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佗計吾不去
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明迴覺追之不及遂歸
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雍州牧畢刺史王
賢與五王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
不問以秦王贄爲大冢宰杞公椿爲大司徒庚子以柱
國梁睿爲益州總管睿御之也 周遣汝南公神慶

司衛上士長孫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晟幼之曾孫也
又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鉢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
佗鉢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數之弟也秋七
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父之病死於蜀 周青州
總管尉遲勤迴之弟子也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
迴所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
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公曹申州刺史李惠
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徐
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
陵皆應迴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迴迴使其
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

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濳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
郭子勝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恒州上大將
軍宇文威攻卞州莒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衆圍
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
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
拔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
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
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害又使穆子
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
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帶者
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

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迴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
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
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迴子誼爲朔州刺史穆
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迴招徐州總管源雄
東郡守子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迴
遣字文胄自石濟字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
文奔郡走還長安迴殺其妻子迴遣檀讓徇地河南丞
相堅以仲文爲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
命楊素討字文胄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
鄭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迴己酉周以柱國王誼
爲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于顛仲文之兄也與

摠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唱言文表與尉遲迴通謀堅以迴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吳州摠管趙儋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取齋酒飯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負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刀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胄順之孫也弘胄皆有勇力為堅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偽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

此再三招稱喉乾命曹就厨取飲曹不動會滕王追後
至堅降階迎之曹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
兵馬何能為曹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曹
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曹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
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
曹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曹自後至招恨不時發
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
諸子賞賜元曹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
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 癸丑周主封其

弟衍為葉王術為郢王 周豫荆襄三州蠻反攻破郡
縣 周章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

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
於是引軍對於武陟尉遲遣其子魏安公博帥眾十
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迴隔水相持不
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字文忻崔弘
度並受尉遲迴饋金軍中惶惶人情大異堅深以為憂
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二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
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
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
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縶
繫則自郟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
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

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
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
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爲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辭
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譯辭以
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頴請行堅喜遣之頴受命亟發遣
人辭毋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
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丈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
消難以鄭隨溫雁王順沔僕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
降遣其子永爲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爲大都
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鎮西
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帥衆趣

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趨南兗州 周益

州總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

睿至漢川不得進堅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以討謙 戊

辰詔以司馬消難為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庾卒通直散

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 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

奉書又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

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亦葉委誠朝

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與兵與尉遲迴

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

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

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

陳宣帝

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
迴雖曰舊將昏老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入之下者非
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
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
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高頴至軍爲橋於沁水
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棧頴豫爲主狗以禦之惇布陳二
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
却鳴鼓齊進軍旣度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
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迴與惇及惇
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
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迴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

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
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
觀戰者數萬人行軍揔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
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
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
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
先登摧弘度妹先適迴子爲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
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
迴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
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曷爲身計何所待也迴
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升曰

汝可取迴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誅之
勤惲祐東走青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
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
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老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擊為長
史達擊暹之子也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
而敗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眾數萬仲
文以羸師挑戰而偽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
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奔
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
眾屯成武仲文龍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眾十
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

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
宣蜀公久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爲建迴
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
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
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
無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軍
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
羅傳首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
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梁主聞迴敗
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存守矣丞相堅之初
得政也待黃公劉昉沛公鄭譯甚厚賞賜不可勝計委

以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傾屬稱爲黃沛二人皆持功驕
恣溺於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踈之恩禮漸薄
高頰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難未平堅憂
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乃以高
頰代昉爲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
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惶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
勉之 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克周之郭默城丙子溥
于陵克祐州城 周以漢王贇爲太師申公李穆爲太
傅宋王實爲大前疑秦王贇爲大右弼燕公子寔爲大
左輔寔仲文之父也 乙卯周大赦 周王誼帥四摠
管至鄧州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甌山一鎮來奔初

消難遣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段珣將兵圍順州順州刺史周法尚不能拒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而南樊毅救消難不及周亳州總管元景山擊之毅掠居民而去景山與南徐州刺史宇文弼追之與毅戰於漳口一日三戰三捷毅退保旣山鎮城邑爲消難所據者景山皆復取之鄆州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維州爲主以附消難王誼遣諸將分討之旬月皆平陳紀蕭摩訶等攻廣陵周吳州總管于顓擊破之沙州氏帥楊永安聚眾應王謙大將軍樂寧公達奚儒討之楊素破宇文胄於石濟斬之周以神武公竇毅爲大司馬齊公于智爲大司空九月以小宗伯竟陵公揚惠爲大宗伯丁亥周將

王延貴帥眾援歷陽任忠擊破之生擒延貴 壬辰周

廢皇后司馬氏爲庶人庚戌以隨世子勇爲洛州總管

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爲大丞

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冬十月甲寅日有食之 周丞

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

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

遣其將達奚其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眾十萬攻利州

堰江水以灌之城內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且盧勣

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其營破之會梁睿至其

等遁去睿自劔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其乙弗虔城

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其

乙弗虔

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
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劔南平 十一月申辰周達
奚儒破揚永安沙州平 丁未周鄭襄公韋孝寬卒孝
寬久在邊境屢抗疆敵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
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
祿不及私室人以此稱之 十二月庚辰河東康簡王
叔獻卒 癸亥周詔諸改姓者宜悉復舊 甲子周以
大丞相堅爲相國摠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
爵爲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爲隋國齊拜不名備九錫之
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辛巳殺代讓王達滕聞王道及
其子壬申以小冢宰元孝規爲大司馬 是歲周境內